元本韓志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自史記作日馬季主扁鵲倉公等傳而後漢因之遂有方術傳晉周隋謂之藝術後魏謂之術藝北齊謂之方技今起春秋列國訖隋總謂之藝術云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內史過

內史叔興

伶州鳩

萇弘

魯

梓慎

晉

史蘇 梁卜招父

卜偃 辛廖

董因

師曠

士文伯

史趙

史墨

秦

卜徒父

醫和 緩

鄭

裨竈

史記

司馬季主

扁鵲

倉公

後漢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郭鳳

楊由　李南 南女

李郃 馮青 郃弟[illegible]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吳普 魯女生　樊阿 徐登　冷壽光 趙炳　[illegible]虞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張貂 壽光侯　麴聖卿　繼[illegible]意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眞 郝孟節

王和平

周

伯陽父者周大夫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矣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果爲犬戎所殺周遂東遷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鄭桓公爲司徒之時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舟依黥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又甚聰明協和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財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侯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

偪陽曹姓鄒莒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君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困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地平地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

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
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
聽物一無文味一無單物一無
專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諛之人
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
也侏儒戚施宴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
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近頑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
也不可以久矣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
之小妾生女而化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天之命此又何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卜殺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
言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
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
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涇得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得申申呂方彊其愛太子亦心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必怒父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得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夫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舟依縣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莊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楚蚠冒於是乎始啓濮

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回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

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多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

[illegible]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illegible]民而況可以[illegible]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illegible]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興襄王八年王使叔
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
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
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
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
命冕服內史贊之王命而後即冕服既畢宥饗贈餞

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興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
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
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
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
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
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
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

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內史叔服者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襄王三十三年穆伯奔莒魯人立穀是爲文伯文伯立穆伯自莒復于魯文伯奉其供養二年穆伯復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復求入將來卒于齊惠叔竟收葬之文伯之子曰孟獻子於魯稱三家焉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悉如言焉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爲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

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紐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

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

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三曰沽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
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
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
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
數而以律鰪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未畢而雨以爽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
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
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辰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
宣三王之德也及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嘉其言而不用
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鰪王謂伶州鳩曰鍾

果鰪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夫樂民備樂
之則為鰪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鰪也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
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
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
大者不揆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揆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萇弘者周大夫萇叔也景王十四年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景王二年蔡世子般殺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是歲也楚靈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二歲楚人弑靈王平王即位以蔡靈侯之孫廬歸于蔡而復其國景王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景王崩敬王立尹氏與毛得立王子朝於王城是爲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敬王二年八月地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四年晉人納敬王於王城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後皆見殺

魯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既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
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
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
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夏六月戴桓之族華氏向氏作亂
誘殺羣公子劫元公質其太子母弟焉冬十月元公伐
華向氏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明年三子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又明年三子自宋南里出奔楚宋亂始定如
其言焉是歲蔡侯廬亦卒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
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
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句絕將
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而梓慎之占或失先
是昭公之七年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使薳
啓彊召昭公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
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驗云

晉

史蘇著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
曰勝而不吉八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衝骨齒牙爲
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
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曰在寘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
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受違而不知胡可壅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公飲
大夫酒令司正寘爵焉與史蘇曰飲而無眚大驪戎之役
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眚克國得妃其有
吉孰大焉史蘇亟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
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
無眚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
其有凶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
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
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喜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戎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攸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

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虐惠公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

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爲秦宦女焉
圉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薨圉
立是爲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如其繇
云
卜偃者晉掌卜大夫也亦曰郭偃獻公卜伐驪戎遇兆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既而獲驪姬史蘇謂晉必由俘女
亡國當如三季之世卜偃曰不然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
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

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辱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
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
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
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之以
齒牙口弗聽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
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
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
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
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

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
齒乎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
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
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
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
爲人而已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獻公十
六年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以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後魏果得國十
九年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
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八
月晉師圍上陽獻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
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十六年
獻公薨奚齊立里克殺之及其弟卓子惠公以地賂秦
及以田賂里克丕鄭於是秦人入惠公而里丕納之惠
公既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
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卜偃曰善哉夫衆口
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
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
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
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
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
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爲王妃也卜
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
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
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

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若入必
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
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道之明耀以昭
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
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
謀而諫者冀苟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
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無受君之罰
死戮罹　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
人殺冀苟而施之惠公五年秋八月晉沙鹿崩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六年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
原惠公爲秦所獲既而歸之十四年惠公薨懷公立明
年文公入誅懷公于高梁是歲也周襄王以叔帶之難
出奔鄭文公二年秦穆公帥師于河上將納王於是乎
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
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
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辭

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而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其後文
公問於卜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君其務
公薨將殯于 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襄公二年秦
伐鄭襄公墨衰絰遂敗秦師于殽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 薨秦伯納文公董因迎
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
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
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
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
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師曠者字子野晉樂太師也晉平公三年冬楚公子午
師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言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滔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

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是
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爲八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
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
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
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畏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
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

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穀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晉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慼

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蒲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大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黯晉太史又爲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雄雌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陸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
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
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
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

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
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禮有左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

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田于蠼史墨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

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蠼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秦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殫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爲蠱陰搖寒疾陽搖熱疾風搖末疾雨搖腹疾晦搖
惑疾明搖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搖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
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闕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其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搖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
何謂蠱對曰搖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
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
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
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
行之汚乎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

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
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
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
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
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
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
蘭芷芎窮棄於廣野高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

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文帝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
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
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
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
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
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
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

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卿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
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
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
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
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
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
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上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
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
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
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
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裘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
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正乎無
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
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
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
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
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

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
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
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紀根者也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
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
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以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
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
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
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
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召扁鵲入侍疾扁鵲曰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已
而果然語具趙世家中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
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
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
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
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
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

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
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
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
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
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
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
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
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

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
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說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
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
瞚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
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illegible]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
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illegible]蹷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

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
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
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
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問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遂骨髓雖司命無柰

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趙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大醫令李

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之後世言脈者由扁鵲云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善醫
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
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
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
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
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

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
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
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嘗有所驗何縣里人
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臅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遏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溲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溲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

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擘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浮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

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蒲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蒲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兒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中寒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蹷胷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

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
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薄臣意告曰熱蹶也
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
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胛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
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
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
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

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
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
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
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
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
口食而不漱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莨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
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
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

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

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

侍者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豎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

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脈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

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生伏几而寐故
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
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
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
之不得數溲亟勿服也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
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
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
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
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

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
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
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
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脉以
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

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疝壯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項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項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壯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其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
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
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
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
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
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
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

之父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
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
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
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
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
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
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薰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
趨也而除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

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
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
以適筋骨肉血脈以寫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賀法不當
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
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
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
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
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
所愛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
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
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
奇非世之所得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
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後漢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公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

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
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
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
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文公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咸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
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

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
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小大負糧捷步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
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
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
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時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
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

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
違之憲曰今正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曰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
憲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遂于東海之濱莽深忿
恚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
拜侍七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
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潠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
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
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

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
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
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敵不宜
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
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信不虛也憲
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
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
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踈江決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頻年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素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還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訴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爲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夷吾收
按其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爲及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
之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
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且
乞遜位以授之後夷吾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
史上其儀序失中有失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
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大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
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
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
而終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
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
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

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反）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旒馬踠足以是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明家術為由拳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
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
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
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
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
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
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顓權驕
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

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
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
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
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
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
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
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
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
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

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以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友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預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究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竹筒中告生曰有急發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忘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

繢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千斛悉周急宗族親姻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從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譬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

固辭疾篤乃詔責切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猶稱病不肯起詔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

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牛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
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
牛酒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
策談者以爲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
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

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
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有
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
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孫陵靈帝時以謟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
官至侍中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童兒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爲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殆除之日

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予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適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菩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場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求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皆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民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遂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後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

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果如其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大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對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俱
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
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

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胗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

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舉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

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丑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載歸家中
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
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
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
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便醫曹吏劉
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
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
軀陽氣內養乳守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

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呼
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
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
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
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佗
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萍虀
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
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
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
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
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
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
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
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

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
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
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
三年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
差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
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
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
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

呼佗視之佗云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躁着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譜但其色黑佗之絕伎皆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妻病數期不及操[illegible]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嘗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

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成病發無藥而死佗死十數年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手脉之候其驗如神云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穰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脛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心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

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
寒水汲灌云當蒲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
佗令蒲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䠞䠞高二三尺蒲
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
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
脾半腐可刳腹養藥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
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
復先是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
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

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
是以古之仙人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
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
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
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麪散漆

葉屑一斗青麴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麴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顧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不知所在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先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

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又市罷翁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之惟長房於樓上覩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之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隨翁學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

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十二地上百鬼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輒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

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詣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

還他焉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忍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但見衣被方乃信[illegible]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人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不知所在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
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俯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咿
之曰劇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
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
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靈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也根
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大守自
覩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
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比祈
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
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
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
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盖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慈
於下座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槃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手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
魚不周座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

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自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皆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耳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還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

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神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虵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虵長七八丈懸死於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左慈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真字叔經年且百歲餘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五岳名山悉能行

胎息胎食之方漱吞下泉而咽之不絕房室之節能含
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
若死人可至二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爲人質證不妄言似
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北海人也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
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殁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
其寶書仙藥焉
藝術傳第